

延迟未来系统

1.

我是在火车上遇见他的。

“你也是来参加这个项目的吗？”他说着，眼神移到我手中的宣传手册上，我刚刚才把它打开来读，最外页的一行张扬的艺术字体轻易被他捕捉——“延迟未来系统”。

我点点头，并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手册上移开，但余光能感觉到他仍在盯着我，我猜他是等待我的提问。就像是抛接球一样，他最开始向我抛出话题，传统观念上来说，该由我顺着他的话头展开下去，比如继续说“你也是吗？”这种简单的问句。但直觉告诉我，如果我开口，那么这个对话很可能会没完没了，一直延续到火车到站，那么这样我将无法好好休息，所以我选择了沉默。

他很快离开了。或者说，他的存在从我意识里离开了，我已经把他视作离开了，那么他已经离开了。

我刚好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放松下来后就把右半边额头靠窗户上，身体也微微向右倚着，感受一种奇异的挤压感。听说一些自闭症的治疗方法就是客观外物的挤压，虽然搞不清楚其中科学原理，但我觉得应该是有其道理的。列车行驶过程中带来的轻微持续的震动，经由座椅和窗玻璃带动着我的头、我的身子一起震颤起来。这种时候我总会感到一种特别的安宁。

我的右眼因为玻璃的挤压而半闭着，我时而看看手册，时而看看窗外的风景，那不是什么美丽的风景，至少在我看来不是。只有黄沙，尘土，无尽辽阔又怅惘的地平线，以及之上的那片天。但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这里的，这片被抛弃的，毫无生机的土地。

我的身体继续随着列车震颤，尽量使自己集中注意力到手册上。在那上面，关于此次系统治疗的机理写得明明白白，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手术和药剂，使一种叫蛋白沉淀物 β 堆积生成斑块，进而与神经原纤维，或者说叫tau蛋白的东西缠结，然后对大脑突触产生相关效应。

手册上还画着突触之间传导神经递质的示意图，我扫了几眼，并未看出什么名堂来，便把手册合上了，只觉得图示里，上面那坨东西形状看起来很像高尔夫球棍的底端。

他这时候又出现在我身边，他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把手册折了两下，放进我的外套口袋，身体依旧靠着窗边，没有直起来，目的地或许要到了，于是我闷闷地开口，说：“哈里。”

他笑了笑，当然我没有看他一眼，我只是听到他的笑声，因此判断出来他笑了，笑声很轻，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一样：“这是你的真名吗？”

我没有再回答，默默在心里翻了个白眼。哪有这种人，莫名其妙和人搭话，然后问别人姓名，最后又怀疑给的是不是真名。不过他倒确实说对了，我并没有告诉他我的真名，一是不想二是没必要

要。于是便拿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名字来应付。

不知为何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个。赫尔曼·黑塞的小说《荒原狼》里主角的名字，哈里·哈勒尔。

“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么我叫赫尔曼，如果你想的话，我也可以叫赫尔米娜。”他接着说了这么一句。我稍微觉得有点惊讶，不过我很快平静下来，心想这或许只是一个巧合，我不认为他能猜出我这个老土到掉渣的名字是源于哪个小说的。很明显，他想通过交换名字继续聊下去，不过我仍旧无心聊天。

好吧，我想，该到站了。

2.

那块巨大的石碑上有几个大字——“前石油小镇遗址”。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，拿出手机想拍张照，突然感受到不知哪里投来的强烈的不怀好意的视线。

我往旁边挪了几步，才发现石碑后面不远处有间铺子。在那里，一张长桌的后面，站着一个佝偻着身子，干瘦矮小的老人，他在瞪着我。他的头发稀疏，有几缕斑驳的银丝随着风在他的头顶飘来飘去。那张黝黑的脸上满是皱纹，像是长年干旱的土地，张开一条条裂缝，而那些裂缝蜿蜒着，又像有生命力的虫豸，随着他表情的变化，绞合又展开。

他就这样死死盯着我，那双浑浊的眼里似乎充满了愤怒，像一头年迈但饥饿的猎豹，似乎下一秒就要扑过来把我杀掉。我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要那样看着我。

我低头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着装，自觉穿着是再正常不过，何况我面容普通，就算难看但也不至于到面目可憎的地步。为什么一个陌生老人要用这样的眼神望着我？

我捏紧了胸前的挎包带子，向老人的身后望去。在他身后的街道宽敞，但是空无一人，只有微微扬起的沙土，这是一座早已死去的小镇，除了沙土就是一些断壁残垣，还有不知哪来的野生动物的毛皮。

此时的天气是大晴，我觉得白光晃眼，视野的景象开始一闪一闪，像是老式胶片放映的黑白默片电影一样，弄得我眼睛生疼。

眼前的场景变换，我还是在这个陌生老人的面前，不一样的是此时我与他的距离更近了，因此我可以更清晰地看见他脸上纵横的沟壑般的皱纹。

这么一张陌生的脸，却又让我觉得熟悉得心惊，但很快我也来不及心惊，因为他开始辱骂我，并且随手拿起旁边可以碰到的东西就朝我的身上砸去，我来不及看清那些东西是什么，因为他们是变化着砸到我身上的。

可能原本是一块石头，砸到我身上就变成了我小学时才用的闹钟，可能原本是一个矿泉水瓶，砸到我身上就变成了画着红色大公鸡的搪瓷杯，可能原本是一个擀面杖，砸到我身上就变成了撕碎的纸片，在洒落下来的瞬间似乎还能读到我原来写的充满愤懑和不甘的诗篇……

如此之类的变化还有很多，我惊讶于这位陌生老人所使用的神秘力量，但这并不是最令我惊讶的，令我惊讶的是随着他往我身上砸的东西越多，我就变得越小。不是我的体型变小了，不是我

从正常人变成拇指姑娘。而是我一下子跌倒，从戈壁滩跌倒在高中男厕的角落边，跌落到教师办公室的书桌旁，跌落到我老家的地板上，然后我变成六岁的模样。

接着我继续跌倒，他也继续辱骂着，用最熟悉的家乡方言辱骂着，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因为此时我已跌落成一个说不出词句的婴儿，只能茫然无措地坐在彩色的泡沫拼图上。

眼前的景象一幕幕晃动着，我不停向下跌倒着，直到跌倒在一个柔软的靠椅上。

3.

跌倒停止了，我眨了眨眼睛，发现自己正坐在沙发上。

在我对面的独立小沙发上坐着的，是位穿着护士服的女士。她看出我眼睛中闪过的一瞬间的迷茫，停下了刚刚的讲述，问道：“你还好吗？需要我再重复一遍我刚刚的话吗？”

我这才回过神来，看了看她胸口的姓名牌，然后视线移到茶几上，上面放着一份摊开的浅蓝色的文件夹。旁边的一次性纸杯里的水还有三分之二，微弱的热气从杯口冒出。我端起水杯，连忙点点头：“没事，我刚刚走神了，你继续说吧。”

她表示理解，话题重新回到桌面上的这份资料上。我嘴唇有些干涩，抿了一口，想着这次绝对不会再允许意识逃离。我强迫自己的视线跟随她的食指指尖移动，接着我发现她指甲的形状很好看，边缘修剪得整整齐齐，指甲缝里也是干干净净。

“……所以，你真的确认要接受这项手术吗？”她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，我吓了一跳，身体反射性地抖了一下。

她看到后浅浅笑了笑，说：“你是不是又没听我说话。”

我迅速别过视线，低下头，立即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不太擅长听别人讲话。”

对于我的反应好像在她意料之中，她重新合上那份文件夹，我看上面几个黑色印刷体的大字——延迟未来系统。

哦对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这是我此行的目的，作为志愿者参与这项极密的脑科学实验。为此我从遥远的家乡，坐着摇摇晃晃的火车，摇摇晃晃的大巴，摇摇晃晃了十几个小时，才终于来到这里。这个建在戈壁滩里的神秘基地，这个号称能够延迟未来的地方。

“没事，我再快速给你讲一遍，这一次我会一边讲，一边确认你有跟上我的节奏。”

我赶紧点点头。

“手术的简单机理相信你也在宣传手册上看过了，我在这里再为你简单介绍一遍。”

“好。”我应道。

“手术的主要目的是让你的大脑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性反应，具体来说就是形成黏性β—淀粉样蛋白堆积，也可以称为神经原纤维缠结，以此来影响脑内神经递质的产生和运输，尤其是乙酰胆

碱。因为乙酰胆碱对记忆的形成十分重要，所以当乙酰胆碱减少后，手术的目的就达到了。”

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仍是柔柔地笑着，我不记得是否见过别人这样对我笑过，但她的笑容能够让我感到安心，这就足够了。

我又点了点头：“嗯，我明白了，只要能达到延迟未来的目的就好。”

“那好，这是安全问题知晓承诺书，我会最后问你一遍，记住，这是最后一遍，然后你再决定是否执行手术，如果仍坚持的话，就在这上面签字，”她说着把摘了笔帽的黑色签字笔递给我，“请最后确认，这样的结果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手术过后，它会剥夺你创造新记忆的能力。你只能囿于昨日记忆的碎片，并且你心爱的人，你的朋友，你的亲人，你都可能会忘记。”

我这才又想起来，自己在火车上看的那个宣传小册子上好像也说了类似的话。我马上从外套口袋里把那张折起来的手册拿出来，展开，又读了一遍那几行微小的文字。

快快体验延迟未来系统——延迟未来系统并非如其名一样针对时间进行延迟，人类的力量有限，我们控制不了时间。不过，我们可以控制一个人的认知，以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。你知道的，伟大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曾说过“我思故我在”这句话。你可以这样认为，当你的认知对于未来延迟了，那么你的未来就延迟了。你心灵的时间是以你个人为轴的，而不是世界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逃离世界大时间的束缚，建立“心”的时钟吧！

我反复把这段看起来滑稽可笑的广告词读了几遍，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。这样一段广告词，实在不像是该出现在一个严谨科学的医疗机构宣传单上的文字，反而像快经营不下去的快餐店最后的放手一搏，他们会把这段广告词斥巨资放电梯里滚动播放，然后吸引垃圾食品爱好者们光临。

我看了看被我捏得皱巴巴的手册，又看了看坐在我面前，一脸和善的护士小姐，我有些局促。

看我一直没有做出决定，她又问了一遍，这一次她的嘴角上扬的角度提高，嘴角咧得更开：“这是你想要的吗？”

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说：“这就是我想要的。”

然后颤抖着手，在那一页签了字。

她眯着眼睛弧度加深，点了点头，收好茶几上的文件，朝我微微欠身：

“那么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，等手术室准备好了，我们会请您过去的，手术过后，您的愿望就会实现，未来不会如期到来。”

护士小姐起身离开了，我长舒一口气，瘫倒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。

只是签了个字而已，为何好像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。

“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”

他在这一瞬间又出现在我旁边，准确来说是他的声音又出现在我旁边。

“这就是我想要的，”我又回答了一遍，护士小姐听到声音停下来，以为我在跟她说话，我笑了笑，示意她没事，等她走远后，我继续对旁边的他说，“当我看到夕阳落下，当我感觉夜色降临，我不必再为新的一天的来临感到害怕，这就是我期望的结果。”

4.

我躺在手术台上，麻醉用的药物正在慢慢进入我的身体，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从我的角度看不见针头是如何刺穿我皮肤的，但我看得见医生弓起的脊背，看得见他们低下的绿色的头颅，好吧，准确一点说，是因为他们戴着绿色的帽子。

我停止对医生的观察，将视线重新定格到天花板上。雪白的，洁净的天花板，那上面好像没有一点尘污。

可是在天花板的中心，突然撕开一个口子，那里自上而下流出浓浓的绿色来。你可以把它看作一汪绿的泉眼，从中间涌动出的是生生不息的，绮丽的，流动着的，闪着五彩光芒的绿色，下一瞬间，却又陷入混乱、肮脏，有着青苔丛生的腥臭。

我感觉那些绿正在往下奔涌而来，似乎下一刻就要把我给淹死，但我不会游泳。

“你在害怕什么？”

不止一人曾这样问过我，而我给的回答只有一个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写的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她把那一张轻飘飘的作文纸扔到我面前，也许是力道太大，纸张飘到了地上，我弯下腰想捡起来，被人阻止了，她说：“你这写的什么东西？你以为你是什么大作家吗？让你写作文，不是让你吐苦水，你到底懂不懂什么是写作啊！”

我低着头，我想，我的确不懂写作，我不懂情节编排，不懂逻辑整合，不懂明喻暗喻。

“你知道你在写什么吗？你想表达什么？你的故事到底是什么？这些问题我一个都没看出来，我只看出你的狂妄自大，目空一切。你连一个基本的命题作文都写不来，你还写什么写啊？这个问题我给你提了多少遍了，你能不能听进去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你给我好好写，踏踏实实地写，不要总幻想自己是个大文豪，好好写老师还是可以给你好的分数的哈，别又交一份你的流水账上来，听懂了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我想，我的确不知道我在写什么，也不知道我想表达什么，我也说不出来我的故事，我本来就没有故事，我只是没多想的把我虚幻的、破碎的、梦一样凌乱的无意义的情感具象化写了出来。老师她说得对，我根本不会写作，我也不是在写作。

我写的东西总是得不出确切的结果，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。这不禁使我又想起了黑塞的《荒原狼》。想起他也从来没给哈里提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法，哈里最后杀死了幻境中的赫尔米娜，被判

处的刑罚是被嘲笑。黑塞借用幻觉莫扎特的嘴告诉哈里，他必须学会大笑，必须学会欣赏生活中的幽默，一种断头台式的幽默。结尾是哈里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大笑。然而他是否真的学会了？幻觉结束后他的人生又往哪去呢？我们一无所知。

可那是黑塞，不是我。

命题作文是规定死了的，你就该那么写，你就该表达出一点具体实在的东西来。

是我错了，老师，我这样想。我会改的，我想改的，我会努力学习，然后写出正常的。符合您期望的命题作文的。

在我出神间，老师怒视着我的面孔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极近的距离中，我全身震悚，一下子惊醒过来。

5.

“你还好吗？”

他的声音再次在旁边出现，我才发现自己正坐在大巴上。对了，我刚刚才下火车，此刻确实应该坐在前往基地的大巴上，我此行是要去完成那个手术的。

我感觉到背后出了层冷汗，我摸了摸因为长时间靠着玻璃窗户而冰凉的前额，刚刚是做梦了吗。

这种感觉十分熟悉，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时常会怀疑我是不是在梦里，当我开始思考时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反问自己，我是生活在现实中吗？我常感觉自己的灵魂漂浮了起来，我感觉我的意志在流失，梦在流失，欢娱在流失，我的情感像流水一样缓缓向下，我想阻止那些东西离开我的身体，可却无能为力。

我顿时想起了波德莱尔的那句话——“有时我觉得我的血奔流如注，像一口泉以哭泣的节奏喷出。我清楚地听见它哗哗地流淌，却总摸不着创口在什么地方。”

好吧，我知道我现在说话的方式，像极了别人最不齿的无病呻吟的那类人。我会尽量避免这种表达方式的，这样可一点儿也不讨喜。

“你有没有时常觉得自己像在梦里，好像漂浮在一切物体之上。”

在那个声音问出这句话过后，我惊觉自己又变换了位置。此时此刻的我身处在高楼中，周围是忙忙碌碌正在工作中的人。不，不是人，他们是工蜂，我们在结构精密的蜂巢中永不停歇地工作着。

我只是坐在我狭窄的工位上，听到周围敲击键盘的声音，鼠标点击的声音，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，翻动文件的声音，脚步声，交谈声，我就觉得窒息。

我的工位挨着窗户，窗外广场上密集的人群像蚂蚁一样涌动，我感到万分恐惧，他们在我的余光中不停移动着，似乎下一秒就要爬到我的眼睛里来。

这时我桌面上的电话突然响了，简单单调的铃声重复响起，我感觉这一刻周围所有人的目光突然集中到我的身上。键盘和鼠标的声音停止了，翻动文件的声音停止了，脚步声停止了，交谈声也停止了，只留下我桌面电话的铃声。

我一下子感觉到浑身冰冷，几乎要背过气去。

“那是因为你的位置太高了吧。”他笑道，用轻松的语气回答。

下一刻，我从云顶跌落，又回到颠簸的大巴上。

“现在是不是没有漂浮感了。”

我平复着呼吸，但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，刚刚我的漂浮感确实消失了。

“你是我的心理医生吗？”没来由地，我突然问出这句话。

他又笑了：“只有最蹩脚的小说家才会这样安排剧情吧，你是小说家吗？”

“我不是，”我很干脆地摇了摇头，我只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职工，可小说家这个名词，我每听到一次就会心痛一次，我问，“那你是谁？”

“你竟然在意起我的存在了，我很惊喜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已经和你聊了很久的天了，但你从来没有主动问起过我的身份。”

“我们已经聊了很久的天了吗？”我感到疑惑，我觉得我与他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。我们似乎同乘了一辆火车，然后又同乘了一辆大巴，但我并不觉得我们有真正意义上的聊过天。

“好吧，”他承认，“准确来说是我单方面说话，你一直没怎么回应我。刚刚突然开始和我交流起来了，所以我有些惊讶。”

他这样说能够理解，我在控制注意力方面一直不太擅长，尤其是对于别人的话语，如果不加控制，别人的话语在我这里就像是起伏的音调，我捕捉不到话语的意义。我经常盯着一个点就能出神，然后发呆大半天。久而久之，就没人愿意和我说话了。听说这好像是一种叫ADHD的精神障碍，我曾经向父母提出过我可能存在精神障碍这件事，然后……

然后，不记得了，大概是责骂、不信任与否认吧。反正就是没有然后了。

他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只是嘴里开始念念有词起来：

“统一的规则和教育把人逼向孤独，他们才可以逃离群体无意的压迫。孤独却使人变得敌意、恶毒。”

“神瞎了一只眼、聋了一只耳，秩序乱成一团。你们要对这残废的世界保持耐性，别高估自己的完美。”

他的话语像是有奇怪的魔力，我的身体，不，我的灵魂好像被他的话语拉扯起来，我又感觉到那种奇异的漂浮感。

我在那一刻又想起了很多东西，包括他念起的句子，那些句子出自荣格的《红书》。然后想起荣格是黑塞的心理医生，然后想起黑塞似乎是有精神分裂的疾病，然后我又想起《荒原狼》。

先打住，不能再想下去了，回到起点。对了，是《红书》。

荣格的《红书》我也读过，作了一些摘抄，而他刚刚念出来的句子，正是我摘抄的那几句。

我惊讶于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合，直觉告诉我这并不是什么好事，他也一定不是什么好人。我没有和其他人分享书籍电影的兴趣，所以断然不可能是通过我身边的人知道的，那他是怎么脱口而出那几个句子的。

我想问：你是谁？我想问：你是怎么知道这几个句子的？我想问：你认识我吗？

如我所料，他好像能看穿我的所有想法，读懂我话语中潜藏的所有隐喻，于是他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：“两者皆否。我认识你，我当然认识你，我还了解你的所有信息，你的所有思维和情绪。因为你是容器，属于我的容器。”

我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，但心里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。我想强迫自己脱离与他的交谈，我想闭上耳朵，可眼睛能轻易闭上，耳朵却并非如此。我想把他的声音从我脑子里摘出去，但好像没一开始那么容易了。

他仍旧重复着我记忆里的词句：

“道路就在我们之中，并不在神祇，也不在教化，不在法规中，我们里面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”

6.

故地重游，但我没来过这地方，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。因此那一刻我想起了déjà vu这个词语，它好像是法语来着，意思是既视感，或者说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风刮起来，把沙子送到我嘴里，我连忙呸了几下，把围脖子上的方巾拉出来一角，遮住鼻子和嘴巴。我站在写着“前石油基地遗址”几个大字的石碑前，石碑的边缘并不平整，看得出来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，上面曲折凹凸的边缘诉说着这石碑的故事，听说这里原来是个很热闹的地方，不过现在却是一点也看不出来了。

我再次在石碑过后的不远处看见一个面容扭曲的老人。等等，再次，从何而来的再次，又是即视感吗？我觉得我曾经出现在同样的地方，看见了同样的老人，每一次这个老人都用一种近乎的仇恨目光死死盯着我。

我突然发现这个老人我是认识的，应该说，怎么可能不认识？他是我的爷爷，好多年前得了老年痴呆，但我记得他应该已经死去了才对，是在去年吗，还是前年？

我现在对于时间的认知模糊到了极点。但我清楚记得一些场景，那些场景像胶片一样一幕幕定格在我的记忆里，我通过那些画面进行解读推理。

我参加了他的葬礼，看见了他躺在棺材里，闭着眼睛的模样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灵堂。怎么说呢，没有想象中那样的压抑，没有一堆人围在旁边呜呜地哭着，有的只是人群的喧闹声，对了，好像还有麻将碰撞的声音。

我的爷爷应该是死了，再具体一点说他已经火化了。火化后的骨灰被装在一个小小的盒子还是坛子里，然后被埋进土里。土的上面是一块碑，上面写着他生卒年，写着他子孙后代，里面有我的名字。

好像在很久以前，在我还非常小的时候，爷爷的脑子就彻底坏掉了。他分不清楚时间几何，不记得他的亲人，不记得是否吃过饭，不记得是否大小便。他的思绪好像被困在迷宫里，还是一个永远到达不了理智终点的迷宫。他开始喜欢念叨，嘴里神神秘秘地不知道到底在说些什么。他开始经常生气，因此吓跑了好几个请来照顾他的护工。而在我有记忆起，他似乎就与和善这个词无缘，他总是阴着脸看我，似乎我是一个千古罪人，他会拿起手边顺手拿起的所有东西砸向我，然后破口大骂，我甚至可以看清空气中他喷出的唾沫。

真是神奇，我对于这些场景竟记忆犹新。

我与他相隔十米的样子，中间隔着石碑和黄沙漫漫。听父亲说爷爷曾经是在工厂里工作，还是什么八级钳工。我不太懂，但看爷爷经常吹嘘自己年轻时的样子，估计算是比较厉害的职位吧。

我一直如此认为，那个时代的人们虽然物质资源不够丰富，精神却比现在的我们富足多了。我这样想着，望着远方的废墟一片，那里到处都是荒废破损的房屋。从宣传手册上看来，这里原来都是住满了人的，他们齐心协力，胸中只装着一个目标，那就是这里的石油。真好啊，拥有人生的意义。

我想着，爷爷的大脑就像这块土地，原本充盈着黑亮的石油，最后一点点被时间抽干，变得贫瘠、空乏、干瘪、瘦削，他那张满布皱纹的脸看起来那么可怖，那几乎成为我小时候的梦魇。

幼时的我也因此抗拒去养老院。那里总是充满着一股老人的臭味，我说不出来那是怎样一股味道，可在我的印象里那就是一股臭味。不同于医院的消毒水味，养老院里好像总有清理不干净的排泄物和呕吐物。在那个地方，好像连阳光都变得苍老了，我在那里感觉不到生的气息，护工们巡房的脚步匆匆，老人们大多都躺在床上，或是坐在轮椅上的，他们身子歪斜，嘴半张着，只要你从他们眼前路过，他们就会看着你。

我闭上眼甩了甩脑袋，不论如何，爷爷是肯定死了的，我很确定这一点。

那么在眼前这个瞪着我的老人又是谁呢？

我听见他说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真的是，一天东想西想，明明什么苦难都没有经历过，一天到晚在那说抑郁，在那说绝望。”

我听见他说：“你们什么都不懂，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环境才苦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你们反而不知足了。”

我听见他说：“一天到晚说自己累，我看你是吃多了没事干，我才不信你有什么病，给我正常一点！”

老人突然动了起来，我发现他右手拿着一把扫帚，下一瞬间他抬起腿向我奔来，我马上反应过来，慌忙逃窜。可这样一个偌大的地方，除了我之外并没有一个人。对，我现在可以前往基地的方向。我一下子回过神来，虽然搞不清楚目前的状况，搞不清为什么会有一个人长得和爷爷一模一样的人追着要打我，但逃到有人的地方去就行了，只要有人就好。

我听见他大叫：“既然你不想要你的脑子了，那就把你的脑子给我！”

我朝着不知道是什么方向的方向奔跑，无助、茫然地奔跑着。

7.

年轻的旅人，早早放弃了自己的心智，想获得安歇。

这是我给我所有行为做出的注脚。

醒来后，我想从病床上下来，一个护士刚好推门而入，和之前让我签合同的护士好像不是同一个人，我并不认识她，但回想了一下，当时那个护士长什么样子我也的确不太记得了。是手术起作用了吗？还是我原来记性就是这样差，所以才再三在工作和学习上犯错，在人际交往上屡屡失败。

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她笑着朝我走过来，这样说。

我摸了摸脑袋，上面裹着厚厚的绷带：“身体上没什么感觉，就是……感觉我做了好久的梦，像是一直在做梦，我都有点分不清楚什么时候是真实发生的事了。对了，手术……成功了吗？”我试探性地问，说出来的语气是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小心翼翼。

“手术很成功，一会儿主治医生会过来给你讲解一些基本的术后注意事项，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，有什么需要都可按这个传呼铃。”

我点点头，她离开前先给我接了一杯热水，放在我床边的柜子上，然后把门轻轻关好，又说了声好好休息就走了。

我在这个房间里安静的等待。房间不大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开始观察起自己的手脚，来时的衣服已经被换成了蓝白条纹相间的病号服，欸对了，我来时穿的什么样的衣服呢，突然也想不起来了。

正当我端详着自己剪得干干净净、齐齐整整的指甲出神时，敲门声打断我的思绪。一个穿着白大褂，身材高挑的青年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平板，他把架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取了下来，别在左胸前的口袋上，旁边还有一支蓝色圆珠笔。他也朝我笑了笑，做了个简短的自我介绍，说自己是此次延迟未来系统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，也是我的主治医师。

我向他点头致意。

“手术过后，神经原纤维缠结会首先沉积在内嗅皮质区和海马区，随后沉积在边缘系统其他部分以及由后到前的新皮质剩余部分。神经炎性斑块也将表现出由后到前的轨迹，即斑块沉积一般从颞顶叶开始，然后播散至额叶联合区。然后是神经原纤维萎缩和死亡、神经纤维缺失、皮质内髓鞘减少，一步步地，达到你想要的效果——延迟未来。这样说可能还是有点模糊……”

他说着，把手中的平板打开，给我看了几张图片：“这是绘图建立的3D海马网络模型，运用的是海马径向距离定位技术。你从这几张图的比较就可以看出来，左边这张是手术前你的海马图像，右边是手术后的图像。”

我看着那几张号称是我脑子里海马体的图片，想着这个小东西一点不像海马，倒是很像腰果。说起来其实我并不喜欢吃腰果，或者说坚果类的食物我都不喜欢吃。但我妈好像认定了这种东西可以补脑子似的，总是苦口婆心地劝我吃下我本来并不喜欢的东西。

“这是你希望达到的结果吗？”医生问。

我没有说话。

我在出神，或者说我在思考。这是我想要的结果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现在很难对什么问题给出明确答案。我只知道清醒让我焦虑，我焦虑每一个新诞生的明天，我唾弃每一个不完美的过去和现在。

医生看我没反应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其实我很好奇，到底是什么让你到了这一步呢？”

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毫无意义，我也不知道被多少次问过类似的问题，他们总是会装作关心的样子想要了解我的困扰之处，可在听完我的话语后又会觉得无足轻重，最后说我无病呻吟。不，其实也不能真的责怪他们，一切确实都是我自己的软弱造成的。如果我像妈妈期望的一样，有一个坚强的精神就好了。

因此即使我对这个医生也没抱什么期望，但还是出于礼貌回答道：“没什么特别的原因，我就是害怕。害怕前进，害怕明日的光明，光明的明日，我害怕太阳，害怕一切新生的具有活力的事物，我害怕这一切。可我又害怕死亡，害怕一切都终结，也害怕死亡后会被继续责骂。”

“继续责骂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的死亡毫无意义，甚至会让我的父母觉得我辜负了他们，我清楚这一点，世俗的孝道要求我必须按照父母期望的方式生活。虽然我感到痛苦但我仍然努力地生活着，其实我不止一次想到死亡是一切的终极解脱。可我又知道我的父母会因此伤心，然后他们会恨我，会责骂我，会说我辜负了他们的心血，会说我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。最重要的，可能是我的确是爱着我的父母的。所以这样的爱的枷锁让我无法直面死亡。所以我来到这里，这是最好的选择，因为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他喃喃道，“那么，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。”

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和人交谈的，我特别想告诉他这一点，但我没有说，等待着他的最后一个问題。

“你知道这个手术的实质是降低人的认知能力对吧，关于这一点，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，你真的认为降低认知能力，失去储存新记忆的能力就是你想要的延迟未来吗？”

我抬起头来看他，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看向他：“这不是你们的宣传手段吗？为什么在手术结束后还来质问我，是希望我后悔吗？”

“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，手术还有恢复的余地。”

我皱眉：“不需要，你们已经问过我很多遍了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如果你们的手术一点用没有，你们只是一群可悲的骗子的话，那我才会后悔自己浪费时间来到这里。”

“那你认同我们广告里的那句话了？通过改变心的时钟而达到目的，你认为仅凭意识可以决定物质吗？”

“意识当然决定不了物质，”我对于他的话语感到莫名其妙，“我又不是唯心主义者，我当然知道这一点。我的意识改变了，我认识里的时间停止了，并不代表这个世界会因此改变，我很清楚这一点。而且你们的广告词也该改一改了，还用什么笛卡尔的‘我思故我在’。你们用这句话恰恰证明你们认同着笛卡尔的二元论，认同意识和物质是互不相干的，那么你们该怎么通过手术影响意识？你们这个广告本身就是矛盾的。”

这位医生似乎并没有因为我的话语而感到尴尬，反而继续说：“听起来你是个唯物主义者。”

我不想被分类，我不是任何一个主义者，非要说的话我就是“自己认为的就是对的主义者”吧，我也不想和他讨论哲学。但我自然没有把这些心理活动说出来，要解释起来又是一个十分麻烦的事。

医生也习惯了我的沉默，自顾自地说：

“我觉得你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你大可以不做这个手术。现在的你思维还算敏捷，但未来你会越来越迟钝，更别说基本逻辑思考了。你可以做很多事，而不是坐在这里。放弃思考，这是一种哲学自杀。”

“不，你错了，我并不聪明，我是个差劲透顶又软弱的人，我对这个社会起不了任何作用，我本人也没有任何作用。”我又抬起头来，静静看着他。

“既然是这样，那么我也选择理解。”听完我的话语，他满意地勾了勾嘴角，好像我刚刚的回答，在他那里是一张满分答卷。

我心里被隐藏起来的不安更强烈了，不懂他为什么要露出这种表情。

“这是你自己选择的。”

医生的嘴一开一合，我能分辨出来他是在说话，可他到底在说什么，我却听不清了。我的视线开始逐渐被黑暗侵蚀，从边缘逐渐蔓延至中心，黑色把我吞没，一股力量把我向后狠狠拉过去。

8.

“你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什么了吗？”

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在旁边响起，我吓了一跳。

我向四周望去，这是我第一次想要寻找这个声音的踪迹。这一路上我总感觉这个声音是和我一同行走的，偶尔我会遗忘这个声音的存在，可他却又会突然蹦出来。明明最开始只是时不时地向我搭话，后面变成了神神叨叨地念一些我记忆深处的句子，然后他开始不受我控制，原来我还是能选择不去听这个声音的，但现在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，对我的敌意似乎也越来越深了。

可我的四周只有黑漆漆的一片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你是我的容器。”声音又在我背后响起，我一下子转过身，可只能看见层层黑影。

“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还有，我现在是在哪里？”

“你可以说你在任何地方，只要是你曾到过的，脑海里描绘过的，形成记忆的地方，你都可以到达。再通俗一点说吧，为了照顾你那可怜的理解能力，你就像是在电影院的放映厅。你想让它播放什么电影，只要想就好了，那么你就可以抵达那个场景。”

我感觉我的背后似乎出了层冷汗：“你的意思是我还梦中吗？”

“不不不，认知失调和梦不能混为一谈。而且你到底在哪儿真的重要吗？重要的难道不是你的未来成功延迟了吗？你难道没发现吗，这个放映厅只会放映你已知的记忆，手术过后的事情，你记得多少呢？你觉得你现在所在的时间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呢？差点忘了提醒你，手术已经成功了，你害怕的未来不会再到了，你可以好好休息了。”

我可以…好好休息了…

我突然反应过来：“不，等等，不对。那你是什么？我的幻觉？还是我的另外一个人格。”

我的话音刚落他就放肆地笑了起来：“哈哈哈哈，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。我是你的幻觉？我是你的人格？太可笑了吧，要是我真是你认为的这几样东西，那也太无聊了。就算是小说，读者看到这里都会大骂作者吧。前面铺垫那么多最后用最老套的幻觉和人格分裂收尾？你别说了，让我先笑一会儿，哈哈哈…”

他的笑声回荡在我耳边，反复嘲笑着我的无知和愚蠢。

“别装神弄鬼了，告诉我你是谁！”我开始恼怒，声音也不自觉地提高。

“你希望我说什么，我是你？我是你的心理医生？我是你的恐惧？我是你的幻觉？哈哈哈哈，你可是真够以自我为中心的，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，怎么都变得这么缺乏想象力了。是被

现在的各种影片荼毒了吗？我从很早就在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容器。听不懂吗？那你就是一头猪。你知道猪是用来干嘛的吗？养肥，然后吃掉。你也没什么差别，你负责成长，然后我来接管你的身体，帮你走完你接下来的人生。这样你听懂了吗？你就是猪，是工具，是一个容器。”

他的笑声并未停止，他的话语更加尖酸，我想起好像一路上过来他也总是笑着的，可能那时候起他就已经开始嘲笑起了我的无知。

“你不是想好好休息吗？”他的声音没有止息，“在我的意识彻底接管你的身体后，你就可以一直休息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。”我感觉到我的双腿发软，几乎要站不住。

“啊，到这一步你都没能理解吗？我是你身体的接管人。其实我在法律层面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，毕竟人老了嘛生病了嘛，总是要死的。不过你知道的吧，意志随附物质，心理状态事实上就是一种功能状态，一种程序。所以，当一个硬件老去，程序想持续进行，只要换一个硬件就可以了。这样，一个人的生命体验就能在新的硬件，新的身体上得到延续。达成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一个已经完成上传的意识和一个健康的容器，而你的作用就是后者。”

我不停摇着头：“闭嘴，我才不是什么容器，我选择的是延迟未来，不是把身体交给别人，别开玩笑！”

我想向那团黑影冲去，却突然感觉天旋地转，即使周围是漆黑一片我也能感觉出周围的空间在旋转，我开始无法站稳，向后倒去。我也突然明白了这一切，明白了我意识混乱的原因，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向后跌去，明白了为什么一个个场景在我意识中不断重建，因为我本身就被困在一个记忆的迷宫里。

手术早就成功了，而我的记忆也彻底停留在医生与我术后交谈的场景，此后再无新的记忆。

我被欺骗了，这整个延迟未来系统都是个巨大的骗局。

或许这也不是我的第一次醒悟，但我还会再次忘记，我的未来果真没有到来，或者说它一直在进行，只不过我一直在遗忘。可从某种意义上，我的确得偿所愿了，医生也没有骗我。那么我在难过什么呢？当一个陌生人的意识进入我的大脑，抢夺我意识主权的时候，我本来就不该痛苦挣扎，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？

我继续向后跌去。跌到手术室的躺椅上，跌到咨询室的沙发上，跌到颠簸的大巴上，跌到来时的火车上…

我继续失去记忆，继续遗忘，继续听到那个莫名其妙的声音。

他对我说：“你也是来参加这个项目的吗？”

x.

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直到停在房门外，敲门声适时响起，在得到请进的允许后，护士推开房门，走了进来。

“王医生，这是今天的报告，大多数容器适应良好，应该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”

坐在办公桌前的王医生接过了护士递来的一沓纸，取下黑框眼镜，别在左胸前，顺手拿起旁边的一支蓝色圆珠笔。

“还可以再等等，他们现在只是处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。”他一边说一边拿着笔头在纸上轻轻敲了几下，“数据都照常记录了吧，这些在活体大脑中获得的详细数据十分难得，一定要注意观察记录。AD的神经病理学变化，突触缺失、皮质萎缩、神经元间β淀粉样蛋白沉积形成的‘老年’斑，tau蛋白在已经死亡或即将死亡的神经元中形成的神经纤维缠结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地方。”

“我们还需要继续等吗？如果继续等待他们大脑病变，到阿兹海默症后期影响新意识体活动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的，”王医生端起茶杯喝了口水，继续说，“注意静息状态网络在参与需要注意的任务时的活动，如果开始出现经常性失活再准备下一步实验，进行新意识体最终的载入。”

“好的。”护士点了点头，准备离开办公室，突然又被叫住了。

“对了，他们现在是在观影室里对吧。”

“嗯，是的，1号至41号现在都在观影室，今天放映的影片是一部老电影，叫《荒原狼》，仪器我们都给他们戴好了，他们大脑的所有活动都在记录中。”

“好，我刚好要到那边去交个报告，我跟你一起过去。”说完，王医生起身，收拾了一下桌面，重新戴上眼镜。

他们路过了一号观影室，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一群认知失调的年轻人坐在狭小的房间里，每个人的眼睛都死死盯着正前方的电视屏幕，他们的瞳孔映射着电视的光影，但他们连眼珠都很少转动，偶尔在眼睛感到干涩时反射性地合了一下眼皮。

对于这些容器的反应医生感到很满意。对社会无用的边缘人就不配活着，不如把年轻的身体让给精神力更强的意识体居住。这是他们实验室开启这个计划的初衷。

护士突然出声打断了他的思绪：“王医生，41号容器哭了。”

王医生的视线从屏幕上移开，回到那群鸟压压的人身上，他扫了一眼，也很快发现了41号。他的眼睛和其他人一样紧盯着屏幕，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脸上挂满了泪水。

他对这个容器有一点印象，他是三个月前接受手术的，是个还算聪明的人，还会和自己聊聊意识和物质，只不过探讨的内容也是浅尝辄止罢了。他没什么不同，和前面的每个容器一样，都在工作人员的再三询问下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未来。

王医生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，笑着摇了摇头，最后只简单说了句：

“哭就哭吧，反正他很快就会忘记的。”

